

温一壶月光下酒

逃 情

幼年时在老家西厢房，姊姊为我讲东坡词，有一回讲到《定风波》中“一蓑烟雨任平生”这个句子，我吃了一惊，仿佛见到一个拄着竹杖、穿着芒鞋的老人在江湖道上踽踽独行，身前身后都是烟雨弥漫，一条长路连到远天去。

“他为什么这样？”我问。

“他什么都不重要了。”姊姊说，“所以到后来有‘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之句。”

“这样未免太寂寞了，他应该带一壶酒、一份爱、一腔热血。”

“在烟中腾云过了，在雨里行走过了，什么都过了，还能如何？所谓‘来往烟波非定居，生涯蓑笠外无余’，生命的事一旦经过了，再热烈也是平常。”

年纪稍长，我才知道“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境界并不容易达成，因为生命中真是有不少不可逃、不可抛的东西。名利倒还在其次，至少像一壶酒、一份爱、一腔热血都是不易逃的，尤其是情爱。

记得有一个日本小说家曾写过一个故事——传说有一个久米仙人，在尘世里颇为情苦，为了逃情，他入山苦修成道，一天腾云游经某地，看见一个浣纱女足膝甚白。久米仙人人为之目眩神驰，凡念顿生，飘忽之间，已经自云头跌下。

可见逃情并不是苦修就可以达到的。

我觉得“逃情”必须是一时兴到，妙手偶得，如写诗一样，也和酒趣一样，狂吟浪醉之际，诗涌如浆，此时大可以用烈酒热冷梦，一时彻悟。倘若苦苦修炼，可能达到“好梦才成又断，春寒似有还无”的境界，但离逃情尚远，因此久米仙人一见到“乱头粗服，不掩国色”的浣纱女就坠落云头了。

前年冬天，我遭到情感的大创巨痛，曾避居花莲逃情，繁星冷月之际与和尚们谈起尘世的情爱之苦，谈到凄凉处连和尚都泪不能禁。如果有人问我：“世间情是何物？”我会答曰：“不可逃之物。”连冰冷的石头相碰都会撞出火花来，每个石头中事实上都有火种，可见再冰冷的事物也有感性的质地，情何以逃呢？

情仿佛是一个大盆，再善游的鱼也不能游出盆中，人纵使能相忘于江湖，情却是比江湖更大的。我想，逃情最有效的方法可能是更勇敢地去爱，因为情可以病，也可以治病。假如看遍了天下足胫，浣纱女再国色天香也无可如何了。情者堂堂巍巍，壁立千仞，从低处看仰不见顶，自高处观俯不觅底，令人不寒而栗，但是如果在千仞上多走几遭，就没有那么可怖了。

理学家程明道曾与弟弟程伊川共同赴友人宴席，席间友人召妓共饮，伊川正襟危坐，目不斜视，明道则毫不在乎，照吃照饮。宴后，伊川责明

道不恭谨，明道先生答曰：“目中有妓，心中无妓！”这是何等洒脱的胸襟，正是“云月相同，溪山各异”，是凡人所不能致的境界。

说到逃情，不只是逃人世的情爱，有时候心中也有情牵。有一回，暖香吹月时节与友在碧潭共醉，醉后扶上木兰舟，欲纵舟大饮。朋友说：“也要楚天阔，也要大江流，也要望不见前后，才能对月再下酒。”他死拒不饮，这就是心中有挂，即使挂的是楚天大江，终不能无虑，不能万情皆忘。

以前读《词苑丛谈》，其中有一段故事——

后周末，汴京有一石氏开茶坊。有一个乞丐来索饮，石氏的幼女敏而与之，如是者达一个月，有一天被父亲发现打了她一顿，她非但不退缩，反而供奉益谨。乞丐对女孩说：“你愿喝我的残茶吗？”女嫌之，乞丐把茶倒一部分在地上，满室生异香，女孩子是喝掉剩下的残茶，一喝便觉神清体健。

乞丐对女孩说：“我就是吕仙，你虽然没有缘分喝尽我的残茶，但我还是让你求一个愿望。”女只求长寿，吕仙留下几句话：“子午当餐日月精，元关门户启还高，长似此，过平生，且把阴阳仔細烹。”遂飘然而去。

这个故事让我体察到要万情皆忘，“且把阴阳仔細烹”实在是神仙的境界，石姓少女已是人间罕有，还是忘不了长寿，忘不了嫌恶，可见情不但不可逃，也不可求。

越往前话，越觉得苏东坡“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词意之不可得。想东坡也有“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的情思，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情愿，有“念故人老大，风流未减，空回首，烟波里”的情怨，也有“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共粉泪，两簌簌”的情冷，可见“一蓑烟雨任平生”只是他的向往。

情何以可逃呢？

煮 雪

传说在北极的人因为天寒地冻，一开口说话就结成冰雪，对方听不见，只好回家慢慢地烤来听……

这是个极度浪漫的传说，想是多情的南方人编出来的。

可是，我们假设说话结冰是真有其事，做起来也是颇有困难的，试想：回家烤雪煮雪的时候要用什么火呢？因为人的言谈是有情绪的，煮得太慢或太快都不足以表达说话时的情绪。

如果我生在北极，可能要为“煮”的问题烦恼半天。与性急的人交谈，回家要用大火；与性温的人交谈，回家要用文火；倘若与人吵架呢，回家一定要生个烈火，才能声闻当时“毕毕剥剥”的火爆声。

遇到谈情说爱的时候，回家就要仔细酿造当

林清玄经典散文(六册)

林清玄经典散文(六册)是林清玄代表作品，均为林清玄本人亲自编定，大陆独家首次完整授权，代表着林清玄散文创作的高峰。

《温一壶月光下酒》收录近50篇散文，从喝酒赏月、吃饭散步等小事中感悟生活、体味过去、思考当下。

《多情多风波》收录30余篇散文。面对纷乱的世界、迷惘的人心，作者通过自身的体验和思考，泰然自若地谈论生活、情感、社会，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为读者点亮心灯。

《永生的凤凰》收录十余篇纪实散文。作者以细致入微的观察，以清澈细腻的文字，以饱含深情的笔调，书写了对人情世事的悲悯胸怀。使读者感受到历史的厚重、生命的奇迹和生活的智慧。

《比景泰蓝更蓝》收录近40篇散文。在本书中，林清玄将视点放在日常生活和社会现象上，以积极的态度关注现代人生存中面临的种种问题，并加以人文的关怀和思考，语言流畅，见解犀利。

《热气球上升》收录30余篇散文。作者用悲天悯人的情怀，抒发对生命的理解及感悟，构建一个和谐优美的人文社会，带给读者无尽的哲



学思考及生活品悟。

《一滴水到海洋》收录近30篇散文。涉及个人情感、社会现象、童年回忆、悟禅等方面。林清玄的文章耐人寻味，能够让人感受到禅性的生活，是一种超脱于尘世而又极具指引意义的大智慧。

温一壶月光下酒

煮雪如果真有其事，别的东西也可以留下。我们可以用一个空瓶把今夜桂花香装起来，等桂花谢了，秋天过去了，再打开瓶盖，细细品尝。

把初恋的温馨用一个精致的琉璃盒子盛装，等到青春过尽、垂垂老矣的时候，掀开盒盖，扑面一股热流，足以使我们老怀堪慰。

这其中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情趣，譬如将月光装在酒壶里，用文火一起温来喝……此中有真意，乃是酒仙的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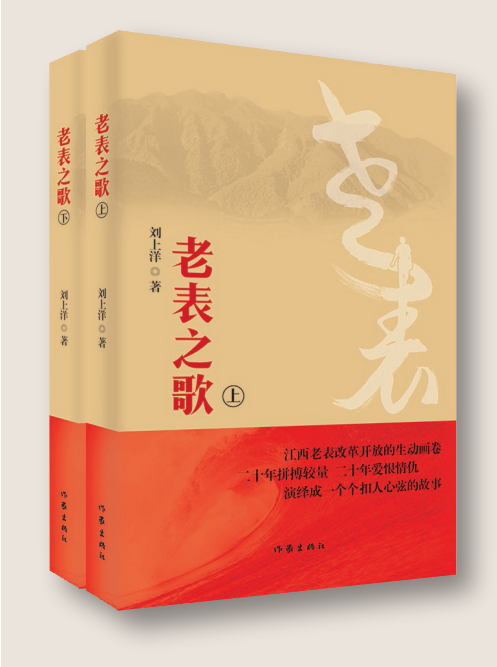
有一次与朋友住在狮头山，每天黄昏时候在刻着“即心是佛”的大石头下开怀痛饮，常喝到月色满布才回到和尚庙睡觉，过着神仙一样的生活。最后一天我们都喝得有点醉了，携着酒壶下山，走到山下时顿觉胸中都是山香云气，酒气不知道跑到何方了，才知道喝酒原有这样的境界。

有时候抽象的事物也可以被我们感知，有时候实体的事物也能转化为无形，岁月当是明证。我们活着的时候真正感觉到自己是存在的，岁月的脚步一走过，转眼便如云烟无形，但是，这些消逝于无形的往事，却可以拿来下酒，酒后便会浮现出来。

喝酒是有哲学的。准备许多下酒菜，喝得杯盘狼藉是下乘的喝法；几粒花生米，一盘豆腐干，和三五好友天南地北地聊着喝是中乘的喝法；一个人独斟自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是上

■文 摘

《老表之歌》



这是一部力图全景式书写中国社会走向改革开放这一伟大转折的作品。小说以作者虚构的江西省江南市为主要空间背景展开，视线从官场到商场、情场，笔触从大都市到中小城市再到农村穷乡僻壤，大开大合，波澜壮阔。在时间上，小说紧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通过切入人物性格的变化发展，紧紧贴住改革开放在人物心理、情感和性格上的嬗变，从而如微见著表现我国改革开放宏阔深刻的壮丽诗篇。在人物形象上，小说第一次集中笔力塑造了一组江西老表的群像，他们中有农民厂长、大学毕业生、有村干部、村民、到沿海打工的农村青年，有下岗工人、外资企业经理、国有企业工人，有市委书记、下海干部等等，人物形象鲜明，相互映衬，错落有致；每个人物身上，既有那个时代特有的时代气息的，同时又各自带着独特的个性。他们用自己的悲欢离愁、兴衰沉浮，演绎了一个时代从保守走向开放的每一个铿锵的步伐。

经过反复考虑，江兆南决定创办一家白酒厂。决心一旦下定，江兆南感到从未有过的舒畅。他打开房门，准备出去散散步。没想到小万姑娘还在厅里坐着。看见江兆南出来，小万姑娘马上跑进房里拿出一件衣服递给他：快披上，别着凉。

江兆南：已经很晚了，你快去睡吧。

江兆南在院子里走了一会，发现万秋花还坐在厅里等他，于是他便回到自己的房内休息。直到看见江兆南房里的灯熄了，万秋花才回屋上床睡下了。

第二天清晨，天只微微亮，江兆南就来到镇政府，敲开了杨大任的宿舍门。

杨大任：兆南，你这么早来找我有什么事？

江兆南：昨晚一夜没睡着。我看了邓小平视察深圳的长篇报道，非常受鼓舞，心想这是一个创业的好机会，就盘算着办个厂子。

杨大任：你的脑子反应真快。我昨天在县里参加南江市召开的电话会就是学习邓小平的南巡重要讲话精神，梁书记要求南江市广大干部群众思想要更解放一点，胆子要更大一点，闯劲要更足一点，发展的步子要快一点，突破“姓社”和

“姓资”的禁区，进一步开创老区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为了搭建加快发展的平台，市里还决定建立经济开发区。

江兆南：那更坚定了我办企业的信心。哎，你刚才说梁书记在市里会上讲话，是不是他调市里去了？

杨大任：是的，省委通过考察，认为梁书记思想解放，有闯劲，有魄力，在半个月前把他调到南江市任市委书记了，县委书记就由何先运县长接任。

江兆南：那我们县走掉了一个好书记。

杨大任：我们县是南江市的下属县，梁书记升任市委书记，这样可以在包括前山县在内的全市范围内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他更大的作用。

江兆南：你说得很对，接上刚才的话，我想办个酒厂，不知行不行，请杨书记你帮着把把关。

杨大任：只要你自己觉得可以，我坚决给予支持。建议你把厂子办到南江市经济开发区去，那里地方大，交通好，又有优惠政策，现在你就去抓紧办理报批手续，争取成为第一批进园区的企业。

江兆南：好，我马上去办。

江南市是全省第二大城市，在省内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虽说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在老城区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宋代城墙、宋代宝塔、古代浮桥，以及街道两旁那具有南方风味的骑楼，但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这座城市也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无论是街道、楼房、商店，还是人们的衣食住行，都披上了多姿多彩、让人眼花缭乱的流行色。

市计划在委员会在解放后修建的跃进大道上，这里现在是城市的中心，高楼林立，车来人往。江兆南拿着一份关于创办白酒厂的可研性报告走进了市计委办公大楼。

江兆南看见一间钉有“主任办公室”牌子的房间便上去敲门，但里面没有任何动静。

江兆南见对面的门是开的，于是就问里面的一位干部：同志，请问赵主任在哪儿？我想找他。

干部：赵主任出差到省计委去了，你找他有什么事？

江兆南：我想向他汇报创办新厂子的事。

干部：你办新厂子，先不要找赵主任，可把有关材料交给项目投资科。

江兆南：我这办厂的事很急，一定要找赵主任当面汇报。

干部：你就是找到了赵主任，他还是要把材料交给项目投资科先审核并提出意见再按程序审批。

江兆南想了想，说：我还是要先当面向赵主任汇报，否则我不放心。

干部笑了笑，只好说：那你去吧。

于是，江兆南又急匆匆买了一张火车票赶往省城。一下车，他就到了省计划委员会。

江兆南问办公室的干部：请问南江市计委赵主任在这里吗？

办公室干部：前天来的，在这儿把项目的有关手续办好后，昨天又随同省计委叶副主任到北京国家计委去了。

江兆南：昨天什么时候走的？

办公室干部：下午的飞机。

江兆南说了声谢谢，转身就赶往省城机场跑，坐上了飞往北京的航班。

这是江兆南第一次到北京，偌大的一个城市，人生地不熟，谁知国家计委在哪里。出了机场，他就打了一辆出租车，同司机说了要去的单位。当司机知道江兆南是从江西来的，便告诉他北京的出租车全部是瓷州市生产的江河小型面包车，而且都漆成了黄色。江兆南放眼一看，果然满街跑着许多黄色“甲壳虫”。他心里顿生一种自豪感，想不到堂堂大首都的出租车都

乘的喝法。

关于上乘的喝法，春天的时候可以面对满园怒放的杜鹃细饮五加皮；夏天的时候，在满树狂花中痛饮啤酒；秋日薄暮，用菊花煮竹叶青，人共海棠俱醉；冬寒时节则面对篱笆间的忍冬花，用蜡梅温一壶大曲。这种种，就到了无物不可下酒的境界。

当然，诗词也可以下酒。

俞文豹在《历代诗余引吹剑录》中谈到一个故事。苏东坡有一次在玉堂日，有一幕士善歌。东坡因问曰：“我词何如柳七（即柳永）？”幕士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板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

这个故事也能引用到饮酒上来。喝酒酒时，宜读李清照；喝甜酒时，宜读柳永；喝烈酒时，则大歌东坡词。其他如辛弃疾，应饮高粱小口；读放翁，应大口喝大曲；读李后主，要用马祖老酒煮姜汁到出苦香味时最好；至于陶渊明、李太白则浓淡皆宜，狂饮细品皆可。

喝纯酒自然有真味，但酒中别掺物事也自有情趣。范成大在《骏鸾录》里提到：“番禺人作心字香，用素茉莉未开者，着净器，薄劈沉香，层层相间封，日一易，不待花蔫，花过香成。”我想，做茉莉心香的法门也是掺酒的法门，有时不必直掺，斯能有纯酒的真味，也有纯酒所无的余香。我有一位朋友善做葡萄酒，酿酒时以秋天桂花围塞，酒成之际，桂香袅袅，直似天品。

我们读唐宋诗词，乃知饮酒不是容易的事。遥想李白当年斗酒诗百篇，气势如奔雷，作诗则如长鲸吸百川，可以知道这年头饮酒的人实在没有气魄。现代人饮酒乖格调，不讲诗酒，袁枚在《随园诗话》里提过杨诚斋的话：“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辨。”在秦楼酒馆饮酒作乐，这是格调，能把去年的月光温到今年才下酒，这是风趣，也是性灵，其中是有几分天赋的。

《维摩经》里有一段“天女散花”的记载。

菩萨为弟子讲经的时候，天女出现了，在菩萨与弟子之间遍撒鲜花。散布在菩萨身上的花全落在地上，散布在弟子身上的花却像黏黏那样粘在他们身上。弟子们不好意思，用神力想使花瓣掉落，但花瓣不掉落。仙女说：“观诸菩萨花不着者，已断一切分别想故。譬如，人畏时，非人得其便。如是弟子畏生死故，色、声、香、味，触得其便也。已离畏者，一切五欲皆无能为也。结习未尽，花着身耳；结习尽者，花不着也。”

这也是非关格调，而是性灵。佛家虽然讲究酒、色、财、气四大皆空，我却觉得，喝酒到极处，几可达佛家境界。试问，若能把浮名换作浅酌低唱，即使天女来散花也不能着身，荣辱皆忘，使前尘往事化成一缕轻烟，尽成因果，不正是佛家所谓苦修、深修的境界吗？

（摘自《温一壶月光下酒》，林清玄著，作家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

是“江西造”。司机径直把江兆南拉到了三里河，告诉他那栋银灰色的大楼就是国家计划委员会。

江兆南下车就往大楼走，门口的警卫战士拦住了他。

警卫战士：同志，请出示证件。

江兆南：我没有证件，我是来找人的。

警卫战士：你找谁？事先联系没有？

江兆南：我来找我们市计委的赵主任，他到国家计委来了。

警卫战士：你知道他到的是哪个司室吗？

江兆南：不知道，我听省计委的干部说是关于什么项目的事。

警卫战士：那我给你打电话问问，你在这儿等着。

警卫战士进到旁边的门卫房里打电话了，江兆南不由得埋怨了一声：进个门这么难！

警卫战士出来了，对江兆南说：给你联系了，到投资司。

江兆南立即向里面走去，警卫战士又叫住了他：请到里面登记一下。

江兆南只好又返回到门卫房登记，然后把一张填好的单子交给警卫战士才走进了大楼内。

江兆南顺着楼层找到了投资司，他轻轻地敲了敲门。

正在审看投资项目材料的司长说了声：请进。

江兆南推开门：同志，我想打听一个人。

司长：你找谁？

江兆南：南江市计委赵主任。

司长：今天上午同你们省计委叶副主任一块到了这儿，谈完项目就走了。

江兆南：你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吗？

司长：不清楚，如果不再到别的部门办事，估计应该回去了。

江兆南懊丧地走出了国家计委大楼。他想来一趟北京不容易，其他地方可以不去，但天安门广场一定要去。于是他乘公交车到了广场。他先站在人民大会堂前看了看，又到金水桥上朝着天安门仰望了好一阵，接着又到广场中间绕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瞻仰了一圈，然后到广场边的一个照相点，以天安门为背景拍了一张照片。多年的心愿终于实现了。江兆南带着满足的神情赶到北京火车站，这次他总结了来时的教训，没有跟在赵主任的后面追，而是乘上了直接返回南昌的火车，索性在南昌等候赵主任。

在火车上，江兆南隔段时间就看看手表，他总觉得车速太慢，巴不得火车开得快些再快些。

（摘自《老表之歌》，刘上洋著，作家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